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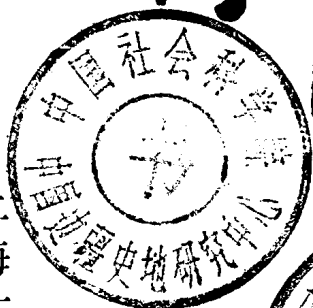
辭

通

93
226
31

辭

朱起鳳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通



0859

辭 通

(全二冊)

朱起鳳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02.5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60,000

統一書號: 17186·28 定價: 14.80元

重印前言

先父丹九公所著《辭通》，自從一九三四年出版以來，到現在已經將近五十年了。此書對整理古籍和研究古典文學，都有很大的用處，實在有重印的必要。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重印，要我寫一篇前言，我如何敢推辭呢？

我自從離開了學校以後，就在先父指導下，學習音韻訓詁和古典文學，一方面也幫助他爲《辭通》搜集資料，整理稿件。此書草創於一八九六年（清光緒二十二年），告成於一九三〇年（民國十九年）。歷時三十多年，易稿至十餘次之多，先父以畢生精力，從事於編著此書的工作。而在舊社會中，這樣一部大書，要找一個出版的書店，却難如登天。幾經周折，纔由開明書店印行。

關於《辭通》的編著和出版，說來話長。我現在祇簡單地談兩個方

面：（一）《辭通》的特點；（二）《辭通》的編纂和出版的艱難曲折的過程。

先談《辭通》的特點。

《辭通》的特點，概括說來有三點：

第一，搜羅古籍中的通假詞和詞組之多，遠遠超過前人的著作。如明代方以智的《通雅》，清代吳玉搢的《別雅》之類。通假字大都以音為主，凡字之音同音近者，古書往往通用。審音則渙然冰釋，泥形則詰屈難通。如《爾雅》之「彌離」，即《木蘭歌》之「迷離」，潘岳《射雉賦》則作「悞歷」；《周禮》之「鄒吾」，即《詩經》之「騶虞」，而《山海經》作「騶吾」，《逸周書》作「酋耳」，《前漢書》又作「騶牙」；「洪水」或作「澤水」，「辛夷」或作「新雉」，「蟬焉」或作「亶安」。時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聲音不能不隨時地的不同而變遷。它們的變遷不出兩途：韻母變而聲母不變的，叫做雙聲相轉；聲母變而韻母不變的，叫做疊韻相轉。抓住了這一點，就抓住了一切通假詞的音變的規律。也有一些詞語，音變和形

訛交織在一起的，如「樓蘭」，西域國名，見於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，而《水經注·河水》作「牢蘭」，《史記·大宛傳》正義引《括地志》作「穿蘭」。「樓」、「牢」是雙聲，「牢」變作「穿」是形訛。又如後漢時人牢順，見於袁宏《後漢紀》，《通志·氏族略》作「牢慎」，司馬彪《續漢書》作「牢川」，《後漢書》作「牢脩」。「順」、「慎」音近，因順之音變作循，因循之形訛作脩，川又是順字之缺。這也是音變和形訛交織在一起的明證。至於義同通用的，如「抱蜀」即「抱一」。《管子·形勢篇》：「抱蜀不言，而廟堂自修。」《老子》云：「少則得，多則惑，是以聖人抱一，爲天下式。」揚雄《方言》云：「一，蜀也，南楚謂之蜀。」郭注：「蜀，獨也。」義同通用的例子，不勝枚舉，我在這裏祇舉一例，其餘的可以類推。

第二，引證詳密。書證詳載書名、篇名，以便讀者查核原文；舉例甚多，這對於了解詞義有很大幫助。研究語言文字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要真正理解一個詞的意義，靠定義是不中用的，主要是靠例句。讀

者從大量的例句中，可以明瞭每一個詞的具體用法。《辭通》類聚同一詞語的別體異文爲一條，所以不據字形分部，而根據第一個詞語的下字，按詩韻歸類。爲了便於一般人的查檢，另附筆畫索引及四角號碼索引。

第三，每條末了大都有作者自己的按語，有的採用清代樸學家的說法，在異說紛紜中，作者分析比較，折衷一是；有的是作者自己的創見。這也是《辭通》和一般辭書不同的地方。

此外，關於《辭通》的內容，我想補充一點個人的意見。

第一，形近而訛的詞，固然是屬於校勘學的問題；但是，校勘在訓詁學上却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。清代學者的訓詁書，以王念孫的《讀書雜誌》、王引之的《經義述聞》爲最著名。他們解釋古書，糾正舊注，往往包括校勘在內。又如阮元撰寫的《經義述聞序》，一開頭就舉郢人寫給燕相的信爲例。因爲晚上寫信要舉燭照着寫，郢人口頭說

「舉燭」，筆下就把「舉燭」二字寫在書信裏了。這誤增的字，校勘學上叫做衍文。古籍輾轉抄刊，衍文、缺文、倒文、誤字甚多，若不加以校正，古書就不可卒讀。可見校勘與訓詁的密切關係。

第二，此書沒有廣泛收羅佛經裏的譯音詞。梵文譯音，因時代地方的不同，異體詞很多，如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十四《四分律》「和上」條：

《菩薩內戒經》作「和闍」，皆于闐國等訛也。應言「郁波弟耶夜」，此云近誦，以弟子年小不離於師，常逐常近，受經而誦也。又言「鄔波陀耶」，此云親教。舊譯云，知有罪知無罪，名爲「和尚」也。（同治八年武林張氏寶晉齋重刻本二頁）

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二十二，慧苑《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》卷中「和上」條：

案五天雅言，「和上」謂之「塢波地耶」。然其彼土流俗，謂

「和上」「殍社」。于闐疏勒乃云「鵠社」。今此方訛音謂之「和上」。雖諸方舛異，今依正譯。言「塢波」者，此云近也；「地耶」者，讀也。言此尊師爲弟子親近習讀之者，舊云親教是也。

（頻伽藏《慧琳音義》第二册三十五頁）

除多音節詞「塢波地耶」等姑置勿論外，單是「和上」這個譯音詞，就有「和闐」、「和尚」、「殍社」、「鵠社」等異譯。由於時代、方音不同，所以譯音有異。後來翻譯的人都以自己所譯的爲「正譯」，而指斥舊譯爲「訛譯」。其實這是一種「是丹非素，論甘忌辛」的偏見。

第三，詩詞曲中還有許多土話俗語，本來沒有固定的寫法，各人用漢字來寫自己口頭的音，你寫你的，我寫我的，因而同一詞語的異體很多。但《辭通》祇收了一部分。如下面這些詞，《辭通》都沒有收：

（一） 逼邏 辟邏 餽邏

（二） 唧溜 唧溜 唧溜 即溜 即溜

(三) 着莫 着摸 着抹 着麼

(四) 巴鼻 巴避 巴臂 把背 筩壁

(五) 林郎 林榔 林琅 林榔 林榔 林榔

(以上引自張相《詩詞曲語辭滙釋》)

我把上面第二、第三兩類異體詞提出來，說明關於這方面的詞語，《辭通》還收得不多或沒有收。今先父早已逝世，我也年逾八十，來日無多，已沒有時間來從事這個工作。我希望年輕的一代有人來繼續搜集，以補《辭通》所未備。

自從《辭通》出版以後，過了十四年，先父纔逝世。在這十四年中，先父仍繼續不斷寫他的《辭通補編》。目有所見，隨手札錄。隨得隨記，未加編次。字迹潦草，不易辨認，大約有五六十萬字。其中有的是改正前書的錯誤，有的是新增的條目，當我未入丘墓之時，下決心替他編輯成書。但工作量很大，本人要做的事很多，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，

我自己沒有把握。

現在再談一談《辭通》的寫作和出版的過程。

寫作《辭通》的原因，先父《辭通自序》曾簡單地提及。現在根據先父遺著《古歡齋雜識》（未刊）再補充一點資料：

光緒乙未年（清光緒二十一年，一八九五年。括弧中的注是我加的，下同。文祺），吳外祖（名浚宣，字紫荊，清同治十年——一八七一年——進士，翰林院檢討）掌教海寧安瀾書院，月以詩文課士。余爲代閱課卷，加評語，定甲乙，士論翕然。一日，見卷中有用「首施兩端」字，疑爲筆誤，因加墨其上云：「當作『首鼠』。」卷發，合院大譁，謂《後漢書》且未見，烏能閱文？自此潛心讀書，凡有疑義，摘載他冊。閱時既久，積帙遂多。纂成《新讀書通》二十四卷。民六（一九一七年）而後，又成續集四十八卷。他日付之梨棗，傳播藝林，未

始非曩時一罵之力也。古人謂「美我疾疾，惡我藥石」，斯言

豈不信哉！

據此，可知他當時摘錄古書中的通假詞，祇是備自己參考學習之用，並沒有「著書立說，公之於世」的意圖。最初稿本祇有一冊，後來條目和書證逐漸增多，原稿「天地頭」上，寫得密密麻麻，已經沒有空白可寫了，於是用紙條粘貼在原稿上。等到每頁上紙條貼滿，不能再貼了，然後另換一本新的本子。這樣經過了幾年，不得不謄清一遍。此後不斷增多，每隔數年，就謄清一次。到一九一八年（民國七年），以工楷謄正，分訂十二冊，携至上海，託人接洽出版事宜，因為沒有達成雙方一致的意见而作罷。具體情況，我在下面還要談到。

先父還鄉後，並不因出版不成而灰心，仍繼續不斷努力寫作。這種鍥而不舍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

此書經過了漫長的艱難曲折的過程，然後才找到了出版的書店。這

中間不知道碰過多少壁。夏丐尊序中說：「富人自文其陋，欲購稿以竄己名。坊賈號爲廼心文化，見其卷帙之繁，又不能無躊躇。遂屢加顛播而終且見格；甚有憚於一顧即託辭返稿者。」這是事實。我現在且把此書寫作和出版的過程排列一個時間表，將具體事實分繫於有關的年份之下。這些事實的記錄，可說是關於《辭通》編著、出版經過的第一手資料。

一八九五年（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）作者二十二歲。代外祖吳浚宣評閱海寧安瀾書院課卷，因誤認爲「首施」之「施」是別字，根據《漢書》改爲「首鼠」，引起了一場風波。

一八九六年（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）二十三歲。開始摘錄古書中的通假詞。定筆記名稱爲《蠡測編》，取《前漢書·東方朔傳》「以筦闌天，以蠡測海」之意。

一九一一年（清宣統三年辛亥）三十八歲。作者在清末由同鄉友人

杭辛齋介紹參加同盟會。是年民軍已攻下南京，北方未下。孫中山組織北伐軍。作者參加同鄉友人鐵路建築專家徐策組織的鐵道大隊，任秘書。鐵道大隊輔助北伐軍修橋築路，隨軍出發。作者隨身攜帶《蠡測編》稿本六冊。抵南京後，行李遺失，四處查訪，一周後始查到。

一九一八年（民國七年戊午）四十五歲。《蠡測編》改名爲《讀書通》。後知明人已有同名的書，又改名爲《新讀書通》。此書不斷增訂。本年，作者以工楷謄清，分訂十二冊。携稿至滬，託人多方聯繫出版事。吳興富商劉承幹、倉聖明智大學總管姬覺彌，均願出資購買著作權，以他們的名義出版，爲作者所拒絕。

中華書局陸費逵，擬影印出版，用曬圖紙試印數頁，因筆畫太細，不甚清晰作罷。

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高鳳謙，因《辭源》出版未久，成本尚未收回，辭不接受。

文明書局經理李子泉願購版權，因稿費過低，未成。

一九二六年（民國十五年丙寅）五十三歲。文祺任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，復攜稿託鄭振鐸介紹於編譯所所長王雲五。王因正集中全力印刷《萬有文庫》，未及繙閱，不到一小時即將原稿退回。

一九二八年（民國十七年戊辰）五十五歲。文祺任商務印書館館外編輯（等於現在取計件工資的工作），又託胡適介紹至商務印書館，這已經是第三次了，仍未被接受。又介紹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所長傅斯年願購稿本，不過出版與否，須視經費盈絀以爲定。作者不同意。

同年冬天，有許嘯天者，私人設立一個國學講習會，招生學習，約文祺去演講。演講中談及《新讀書通》對學習古典文學的用處。許君極重視，因介紹給他的親戚所設的「群學社」出版，並邀請作者來滬訂立合同。後因此書古字太多，排印困難而解約。

一九三〇年夏（民國十九年庚午）五十七歲。文祺自廈門集美假歸，寫了一篇《介紹朱丹九先生的〈新讀書通〉》的文章，同時選錄《新讀書通》詞條五十餘條（若將每條通假詞分列，至少有四百條以上），每條與《辭源》對比，油印十五冊，携至上海，託徐志摩携一冊至中華書局，朱宇蒼携一冊至醫學書局，徐調孚携一冊至開明書店。開明主持人夏丏尊、章錫琛考慮出版，尚未定奪。王伯祥、葉聖陶、周予同、鄭振鐸均極力贊成，夏、章之意遂決，並改名《辭通》出版。

我不憚詞費，詳細敘述了這一歷史事實，一則說明先父爲此書出版事，屢遭挫折毫不灰心的堅韌精神，對現代青年有很大的教育作用；二則說明在解放前的舊社會，一部篇幅較大的學術著作，要找一家出版的書店是萬分困難的。不象今天全國各地的出版社，大量出版各種不同性質的學術專著，爲人民提供精神食糧。兩相對比，我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，應該有進一步的認識，因此，就更應該熱愛我們

的祖國！

辭
通

吳文祺 一九八二年二月初稿

三月一日改稿

一
四